



Freud and Jung

[美] 杜安·舒尔茨 著

孟令子 译

*Sigm. Freud*  
*C.G. Jung*

# 弗洛伊德与荣格 从亲密到陌路

荣格说：“你给我的友情是我不应得的礼物，收到这份礼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高潮，任何溢美之词都无法表达我此时的感觉。让我以儿子对父亲的身份，而不是平等的身份，享有这份友情吧。保持这样的距离我觉得恰当而又自然。”

“我需要你，”弗洛伊德写道，“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你。你性格坚强又独立，而且你的德国血统使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因此你是我所知道的最适合承担这项任务的人选。此外，我对你喜爱有加，但是我已经学会抑制自己的这份感情。”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 弗洛伊德与荣格

## 从亲密到陌路

[美] 杜安·舒尔茨 著

孟令子 译



## 内容提要

本书是 Duane Schultz 博士所著“Intimate Friends——The Turbul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ud and Jung”的中文译本。书中讲述了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分析心理学首创人卡尔·荣格之间动荡的关系。他们曾是师徒，亦是朋友。他们曾经亲密有加，情同父子。但出乎意料地，这段关系的结果竟是仇恨、幻灭和背叛。而这一结局无法避免，因为二人的生活背景和秉性都相去甚远。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eremy P. Tarcher,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 Inc.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1-764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与荣格：从亲密到陌路 / (美)舒尔茨(Schultz, D. P.)著；孟令子译。—上

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814-1

I . ①弗… II . ①舒… ②孟… III . ①弗洛伊德, S. (1856~1939)一生平事迹

②荣格, C. G. (1875~1961)一生平事迹 IV . ①K835.215.1②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8097 号

## 弗洛伊德与荣格

### 从亲密到陌路

著 者：[美]杜安·舒尔茨(Schultz, D. P.)

译 者：孟令子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14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81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1814-1/K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致西德尼·艾伦，他使万事皆善，  
此书亦佳。

## 前 言

本书讲述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悲剧性关系。我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与读者分享我对两位人物的兴趣及好奇，他们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举止怪异、难以捉摸。

本书从 1906 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荣格第一次见面说起，讲述那时他们的个人生活及职业生涯的情况。随后，再回顾两人的早年岁月——是哪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的本性，又是什么样的需求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如果往昔就是开场白，那么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关系必定深受他们童年时代种种痛苦经历的影响，这些经历也必然决定他们的未来。他们既是朋友，也是敌人，这种命运所导致的结果将在讲述两人关系发展的各章节中加以讨论，我们会看到，这段关系的结果是仇恨、幻灭和背叛。而这一结局无法避免，因为两人的生活背景和秉性相去甚远。

本书不是学术探讨。读者不需要具备任何心理学或精神病学背景，就可以理解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之间亲密、感人及互相依赖的关系。在说明某人的个性时，如果需要用到弗洛伊德学派或荣格学派的概念和术语时，都会在上下文或脚

注中加以阐释。

本书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弗洛伊德、荣格以及他们同事之间的通信——以及本领域内重要的传记和历史资料撰写而成。然而，这个故事是从我个人的视角来讲述的，我本人是一名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及作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一直在向心理学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述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故事，并尽可能讲得栩栩如生。

## 引　言

### 多舛的同盟

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一组相互排斥的混合体、一个多舛的同盟。然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的初次相见却是一件令人欢乐的事。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交往。这段伙伴关系在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上无疑是收获最丰、最亲密，又是最扭曲、最怪诞的。两人结识的第一年年末，只互通了十封信，就果断而迅速地表达了彼此怀有的热切期望。

荣格将弗洛伊德视为他遇见的第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父亲、良师和精神向导。同样，弗洛伊德也被荣格深深触动。荣格完美无缺，是传递衣钵的不二人选，能在他在世之后领导精神分析运动。而在此之前，他从未奢望能够发现这样的人。苦苦寻找，弗洛伊德终于找到了一个将会仰慕他、肯定他、可以信赖的顺从的孩子。

荣格和弗洛伊德都理所应当为他们的初次会面感到欣喜。想必他们都认为，这一份崭新的友谊绝不会像以往发生在许多其他人身上的那样，结局竟会是失望和仇恨。绝不会，他们的友谊将永垂不朽。然而多么不幸啊！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一声尖锐的警告竟预示着将来的悲剧，这一信号和警告恰如其分地出现在

彼时彼刻，恍然若梦。二人接触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弑其父这一俄狄浦斯主旋律已开始奏响，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使他们无片刻安宁。

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友谊最令人匪夷所思之处不在于结局是不欢而散，而是这一段友谊竟诞生了，因为两人无论在习惯、背景，还是个人哲学信仰上都相去甚远，简直水火不容。从外表上看，两人有天壤之别。初次见面时，荣格仅三十出头，长着宽阔的肩膀，体格魁伟、硕壮，高六英尺两英寸，金发碧眼，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他有一双劳动人民粗糙的大手，孔武有力。说话的时候，双手很不文雅地胡乱舞动着，以示强调。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据说看上去狡黠、灵活，透过一副金边眼睛凝视这个世界。他前额宽阔，留着短短的棕色头发，在靠近前额处不断变稀。

荣格极有可能不善交际。他有点像一个来自乡村野岭的土包子，有时言语粗俗，缺少作为一名专家应有的文雅。于是他摆出一副凡事漠不关心的姿态，来遮掩自己缺乏教养的事实，并用哈哈大笑代替言辞。然而，荣格擅长和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令人感到无拘无束。他还具有生动的幽默感，能够用欢歌笑舞让聚会一直精彩纷呈、激情四溢，直至第二天凌晨。有人曾这样描述他，“个性活泼，有些盛气凌人”，而且精力旺盛。

遇见荣格时，弗洛伊德已年过半百。他比荣格矮几英寸，也没有荣格那种强壮粗犷的外表。虽然精心养护的髭须已现灰白，但一头梳理整齐的深棕色的头发依然浓密。由于工作需要久坐，弗洛伊德的体型微微发福。而且，他举手投足间略带阴柔之气。

弗洛伊德生性活泼、机敏伶俐，有时甚至露出不管不顾的神气，然而却不失庄严，讲究礼节。他的一双眼睛似乎总在一刻不停地四下转动，不愿放过任何事物。据说，他的目光极具穿透力且令人过目不忘，能深入内心、透视生命。他就像当时典型的世故圆滑的威尼斯人一样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弗洛伊德温文尔

雅、善于言谈，可以驾驭广泛的话题。而且，他说起话来彬彬有礼、长于辞令、合乎情境。

但是，一旦情势所迫，弗洛伊德也会变得生硬唐突，甚至粗鲁无礼。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都循规蹈矩、极为克制，只除了一点，那就是他对雪茄的热情。他似乎一直在努力自我控制，限烟戒烟，只可惜每每以失败告终。

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体现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倾向和信仰并不相同。最终证明这些差异就像他们的外表差异一样难以磨灭。弗洛伊德出生于欧洲大都市的犹太家庭，在大城市的氛围中成长，从小受到理性和智慧的引导，接受讲求实际的科学信仰。他不相信神话传说、迷信故事和神魔鬼怪，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就像外在的城市生活一样，应该处于有意识的理性力量的掌控和支配之下。

荣格则成长于乡下一个清教徒家庭，他相信神话传说、超自然现象以及上帝的威力。在农村，自然统治一切：动物可以感知暴风雨和地震；老妇人的梦能够预测灾难；一旦有人死亡，钟就会停止。这些事情对于荣格来说都是真切的，他的世界充斥着种种神秘力量和暗示。

成年之后的弗洛伊德关注人的无意识的力量——即人的激情和本能——是希望能够征服它们。然而，对于荣格，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恰恰是智慧的源泉，不应被抑制，而应被释放。

归根结底，可能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仅有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需要相互依赖。这是一种情感关系，而不是理性关系，更多地受控于激情而不是理智。这份友谊对于他们实则是往事重演——儿时以来内心就存在的需求不停地激励他们不断努力去满足。

六年的相处，互依互助，亲密无间。可是，这段友谊刚开始就显露出不祥的端倪，预示它不可能长久。信赖转为憎恨，钦佩变成厌恶；幻想出的轻蔑和诋毁

变为现实。忠心耿耿的孩子开始与父亲产生分歧，孩子越来越独立，父亲则对此甚为恼怒。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个能看穿他人灵魂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能察觉他们自身存在的那些危险的迹象。

## 致 谢

感谢出版商杰里米·塔切尔 (Jeremy Tarcher) 先生，他一贯对书籍作者们诚心诚意、关怀备至、嘘寒问暖。感谢我的编辑可妮·兹维格 (Connie Zweig)，感谢她对我热情友好，给予我合理的建议，还经常打来电话鼓舞人心。还要感谢制作编辑戴安娜·吴，她长袖善舞，娴熟且顺利地解决了出版此书的诸多细节问题。塔切尔先生手下的员工业务精湛、乐于助人，在本人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这是最愉快的一次出版经历。

## 目录

前言	1
引言：多舛的同盟	1
I. 大奖章：1906年	1
II. 三种命运之梦：弗洛伊德的早年岁月	22
III. 他死得正是时候：荣格的青年岁月	41
IV. 未来属于我们：1907年	60
V. 我的父亲身份不是负担：1908年	75
VI. 泥炭沼遗体：1909年	90
VII. 现实残酷：妻子与其他女人	114
VIII. 瑞士人将拯救我们：1910年	137
IX. 你是危险的对手：1911—1912年	160
X. 余者皆沉默：1912—1913年	176
XI. 最终的摆脱：最后的岁月	192
致谢	208

# I.

## 大奖章：1906年

1906年5月6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的会诊室里，发生了一件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事。几个忠实的追随者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来给弗洛伊德庆祝五十岁生日——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弗洛伊德本身并不喜爱任何庆祝活动，然而这次他依着自己的追随者，任他们自作主张。

弗洛伊德和平常一样，穿着老式的黑西装，打黑领结，戴白色硬领。他的鬚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头发一律从前额向后梳。

会诊室不大，前面连着候诊室，后面接着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办公室正对着公寓楼后院的花园。会诊室里，一块东方风格的地毯覆盖了大部分地面，墙上挂着一排意大利油画和古埃及法老肖像的仿制品。此刻，客人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桌旁，其中一个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向弗洛伊德致以生日的问候和祝福。随后，他送上一份大家共同准备的礼物。

弗洛伊德大吃一惊，颜色尽失。他试图开口说话，却哽咽了。

这份礼物原来是一块大奖章。弗洛伊德轻轻将它拿起，用手捧着，反反复复地看。这奖章一面是弗洛伊德的侧身像，另一面刻着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肖

像——他的名字被用来指代弗洛伊德的一项重大发现。在俄狄浦斯面部四周铸着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一句台词：“他解开那著名的谜题，成就了伟大。”

弗洛伊德扫视了一眼围在桌边的人，问铭刻上这句台词是谁的主意。保罗·费登（Paul Federn）——他于三年前加入弗洛伊德的小圈子——说这是他的主意。于是弗洛伊德轻声细语地解释为何这句台词让他大吃一惊，又是为何选择这句引言对他来说非同寻常。三十年前，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梦想着功成名就。那时他喜欢在大学的后院里闲庭信步，对着一个个著名教授的半身像和雕像思忖，想象有一天自己的雕像也能位列其中。在他的想象中，这座雕像要刻上一句索福克勒斯的台词，恰恰正是费登刻在生日奖章上的那句<sup>1</sup>。

那时，这句台词用于弗洛伊德实在是实至名归，因为在维也纳，甚至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弗洛伊德确实解开了那著名的谜题，即什么是神经病的根源和人的性格的本质。在这新世纪伊始的几年，未来对弗洛伊德从未如此充满希望。

十年前，在弗洛伊德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没有追随者送生日礼物，没有人赞扬他伟大，也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他的个人生活毫无生气，职业生涯也是一场败局。他情绪起伏波动，思想被焦虑吞噬，身体受到疼痛的折磨。这位即将在精神病研究领域获得赞誉的精神分析家，却在经历着自己人生中一段饱受精神折磨的时刻。弗洛伊德将他的思想焦虑描述为“头脑的混乱状态，思路不清、思维模糊，仅仅偶然在这儿或那儿冒出一丝光亮”。他担心自己的心脏，为死亡担忧受怕，而且对空旷的地方感到紧张，害怕外出。他抱怨头疼脑热，如厕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还有结肠过敏现象。之后，他将自己的症状诊断为一种焦虑

<sup>1</sup> 1955年，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将一座刻有这句索福克勒斯台词的弗洛伊德半身像立在了维也纳大学的院子中。

型精神病，认为是由于长期缺乏性生活造成的。但是当时，这位将向全世界揭示无意识之奥秘的天才却没有从自身发现那些黑暗的统治力量。

弗洛伊德感到孤立无援、受到冷落。他声称：“没人注意我。”十年的朋友兼导师，神经病学家约瑟夫·布鲁伊尔（Josef Breuer）因无法接受弗洛伊德对性的过分强调而早已与之决裂。父亲的去世也对弗洛伊德影响深重，加剧了他内心深处的苦痛。他说：“此刻我觉得自己如浮萍一般。”

他的研究陷入僵局。曾经的勃勃雄心化为一场空谈，曾经的崇高理想也已变成浮云。学术头衔、门徒弟子、成名成功，这些一样也没有。却有一大家人要养活，还要偿还欠医学院的债务。但是他仅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诊所，真是感到捉襟见肘。此时的经历就是他终身惧怕贫困的根源。真是空怀一腔抱负，前途一片晦暗啊。

然而，前景逐渐明朗起来。弗洛伊德自身的神经病症候最终迫使他进行自我探测，通过分析自己的梦境来探究自身的无意识心理。通过梦境中暴露的种种象征性的迹象，他将自己的过去抽丝剥茧。之后，种种神经症状逐步消失了。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自己的自信心在不断增强。

之前，他渴求有一个像布鲁伊尔似的人物。但是此时，这种需求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希求——希求信徒弟子对他敬仰赞美、忠心耿耿。1902年，第一批为数不多的几个追随者投其门下。四个年轻人回应了弗洛伊德的邀请卡，汇聚在一起，组成了精神分析师联合会的核心，他们将把弗洛伊德的信条传播四海，发扬光大。

此后每周三晚八点半，他们都在弗洛伊德家会面，组成了“礼拜三心理协会”。协会包括威赫姆·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鲁道夫·莱特勒（Rudolf Reitler）以及马克思·卡汉（Max Kahane）。之后又有其他人加入——1902年两个，1903年两个——到1906年，协会已有17名成员。这

些早期精神分析家中的大多数都和弗洛伊德一样，因自身受情绪问题的困扰才对精神分析这一领域产生兴趣。他们既寻求自我理解、自我治愈，也希望能对他人施以援手。他们谈论各种话题，关注个人的内心冲突、幻想和记忆，讨论前来就诊的病人身上的问题。

弗洛伊德夫人为他们准备了黑咖啡和雪茄。协会的成员们边喝咖啡、抽雪茄，边提出一篇篇论文的构想，探讨各种精神分析的概念及案例。每一个崭新的想法都经过热烈的争论和批评。弗洛伊德对此感到甚为高兴。这儿就是一个舞台，让他展示自己的奇思妙想；也是一个论坛，让他详细阐述自己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忠实的追随者们，对他的话确信不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起了一场运动。

弗洛伊德持续不断的自我分析换来的是自我省悟和情感上的成熟。与此同时，他的理论也迅速完善成型。尽管诊所事务繁忙，弗洛伊德还是花费大量时间著书立作。几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了。第一本就是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是他对自身无意识心理进行探索的结果。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基于自己的童年经历，界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俄狄浦斯情结即孩子对父母中与其性别相异的一方产生两性间的兴趣，惧怕与其性别相同的另一方，并将之视为竞争对手。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解析》虽然得以出版，却遭到彻底的冷落。即便有一两份期刊屈尊俯就地发表了书评，也是将它批得体无完肤。诚然，《梦的解析》并非广受好评，但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等不同领域的专业期刊对这本书进行了探讨。维也纳、柏林等各大欧洲城市的通俗报纸和杂志也刊登了书评。它们声称书里包含了“精确记录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梦”，并赞其是“天才之作”。一本德国杂志评价它“奇而有趣”。在苏黎世，卡尔·荣格通读了全文并将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

第二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该书大获成功，得到

专业人士的称赞，并被译成数国语言。这本书讲述无意识心理怎样影响日常生活，致使人们忘记姓名、拼错词语或说出令人尴尬的句子。

1905 年，弗洛伊德发表了第三部重要的著作《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讨论了玩笑和梦的相似之处，认为这两者都揭示了无意识思想并充当了内心愿望的替代品或象征物。同一年，《性学三论》出版。弗洛伊德在书中强调各种与性有关的主题。“性”已经成为弗洛伊德的代名词和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系统的同义词。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提出人在婴幼儿时期已有性的需求，同时讨论了伴随青春期伊始所发生的性的变化。此外，他还描述了各种背离常规的性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分门别类。

在那时，直言不讳地谈论性事并非与时代格格不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自由、直接地谈论性话题较为常见。奥地利社会也确实能够接受公开讨论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不仅全社会对待性的态度很开放，而且多年来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性病理学的学术书籍，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基于这些前人的研究。人们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反响热烈，大大巩固了他的专业地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产生共鸣或发生兴趣。每天都有读者来信，咨询各种问题，想了解更多精神分析方面的知识。来信的有俄罗斯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美国人、南美洲人以及欧洲人。弗洛伊德将每个写信的人视为潜在的助手。他及时回复每一封信，通常是在收到信当天就写回信。

1902 年，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客籍教授，为了这一头衔，他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游说。自此，在维也纳，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虽然这只是一个兼职岗位，而且没有固定薪金，但是教授头衔使弗洛伊德享有巨大的声望。

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不断好转。他终于多多少少有了稳定的收